

# 徐宗幹兄弟与如东

徐继康

如皋湯氏重脩家乘序  
古者莫繫世序昭穆小史掌  
之為譜牒之始歷代史書紀  
年世系名氏彰之可攷亦有  
世家大族家自為書述祖德  
以表追遠之忱聯族誼以守  
情睦之訓所賴有賢子孫也  
如皋湯氏為吾鄉望族敬亭  
觀察由農曹出守浙粵訂交  
有年復結朱陳之好誼以

徐宗幹《如皋湯氏重脩家乘序》

事,说谱牒渐已告成,淳淳以谱序为属,抵达梧州后便邮家乘。当时正是与太平军交战最繁忙的时候,徐宗幹还是在百忙之中,阅读全谱,在同治五年中秋上谱完成了《如皋汤氏重脩家乘序》文一篇。

同治四年十月初九是徐宗幹七十岁的生日,徐宗幹曾赋诗记怀,远在皋东的女婿汤 为之唱和。在诗中,汤 记录了岳父赠其《虹玉楼诗赋》时的殷殷期许,记录了同治元年春陪同岳父畅游通州五山的佳兴,记录了那年夏天拟来寓日涉园,旋因任福建巡抚赴闽而未果的遗憾,以及久思渡海寄问安而不得的无奈。诗中还记录了岳翁在通州的崇高声望:“乡里群推润物功,脐堂人祝紫萸翁。菊花香满螺杯献,芦叶秋高雁信通。”虽然人远在福建,乡人依然进行举办大型庆典,遥祝徐宗幹生日快乐。

徐宗幹与汤俊的三弟汤佑亦有交游。汤佑卜居于汤家庄之北,其地旧为族人所有,他购买后扩筑为“有是草堂”三楹,与日涉园宏宇崇栋不同的是,有是草堂以淡远著称。其时汤佑绘图遍征同人和咏,吴寿民、任大捷、严景华、何九龄等人皆有诗,其中就有徐宗幹的《题芝坪亲家有是草堂图》七绝一首。足见徐汤两家是真正的通家之好,除了徐宗幹与汤俊外,他们的兄弟之间也相互往来。

除了汤氏,徐宗幹还与不少皋东人友情甚笃。邓敬輿,字飞霞,廩贡生,皋东马塘场人。他应试北闈,以工书善诗而名噪京师,被挑取为誊录生,议叙知县,曾随乌鲁木齐都统成格进疆,以军功授甘肃环县知县,后改授福建永定县。其生平重友谊,挥金结客,足迹几遍天下。道光十七年,徐宗幹经山东巡抚经额布荐举提升为济宁直隶州知州,次年闰四月进京引见。这次进京与许多好友聚会,其中就有正好也在京师的邓敬輿。邓敬輿招集徐宗幹等友人集于晚晴阁。时值初夏,花木茂盛,众人醉饮而归,衣染花香,履印青苔,徐宗幹即吟七绝一首以记其事。自五月十四日出都回山东,徐宗幹又思念起邓敬輿,途中还写了一首七绝寄之。从“赠余仆马助驱驰”一句,可知邓敬輿曾赠予徐宗幹以仆从与乘马,两人有着不一样的友情。

与徐宗幹关系亲密的还有汪承铺。汪承铺字笙初,号晓堂,贡生,是丰利汪为霖的嗣子。道光六年应例山东试用同知署清军同知,后官山东济南通判,道光武定、东昌、曹州、青州、兖州同知,后任临清直隶州知州,济南府知府,登莱青兵备道,钦加盐运使衔,道光甲午总办文闹,钦赐花翎。汪承铺与汤俊亦是同道,他弟弟汪承铎的女儿嫁给了汤俊二弟汤伊的次子汤彦,算来徐宗幹与汪承铺都是汤俊的姻亲。此外,他们二人都曾做过临清与济宁两地方的知州,徐宗幹是道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署临清知州,汪承铺

为二十年时在任。又比如济宁知州,徐宗幹是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履任,二十一年十二月离任,汪承铺是二十二年四月署任的,时间相隔仅四个月。目前资料记载,两人还有两处交集,皆见于徐宗幹的《斯未信斋诗录》。一是在卷十,那是道光十九年五月,徐宗幹有事去济南,其间与汪承铺相遇,为之题《文园图》。在十四卷中,他为“读书书屋”“欲月楼”“碧梧深处”等八景各题了一首七绝。第二十年十月,汪承铺即在临清州署将这些诗刻入《汪氏两园图卷合刻》;二是在卷十一,道光二十二年徐宗幹北上司保奏提升,将在七月被引见,定于六月进京。在此之前,他有一段时间在济南小住,恰好汪承铺即将再署任济南府同知,也在济南,两人相遇,汪承铺再次请老友题画。这次是一张自己所画的,内容是前年他们在大明湖雅集的事,于是徐宗幹题五律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壬寅春,小住济南燕园,同乡汪晓堂以补绘昔年《明湖修禊图》素题,因集兰亭序缀四十字,聊以抒今昔之感。”首句即云“俯仰岁时迁”,感慨时光易逝。的确,两人自分别后,徐宗幹奔波于四川、福建、河南、浙江之间,而汪承铺一直留任山东,两人似乎再没有见面。

潮桥的朱霖是汤俊的内兄,他的妹妹许字汤俊,虽未婚而先歿,但两家关系十分亲密,后来又成了儿女亲家,他四子朱敏文娶的是汤俊三女儿汤笄。朱霖多才多艺,擅古琴、工金石、富收藏、好交游,尤其喜欢写诗,著有《旷观楼诗存》八卷。在他的诗集中,就有一首《与徐树人宗幹咏陆》,至于两人是在何时何地所咏,并没有准确记载,无非是在汤俊招集的宴席或雅集上。倒是他好友姜皋与徐宗幹的交往,无论时间地点都清清楚楚。

姜皋,字啸亭,皋东岔河人,生平以诗鸣,篔簹序有声,但久困场屋,郁郁不得志,诗且以穷而益工,生平来往江淮间,多模山范水之作。姜皋与汤俊同里,又是极好的朋友,故被汤俊聘为幕友,以书记员身份游越中、戎海岛,磨盾枕戈,欲展其才,但也并没有什么结果,流离悲悯,而诗却是越写越好。那一年,汤俊邀请徐宗幹同游西湖之时,姜皋也在座,他们就在那一次认识了。“山光水色间,各述其囊中句,扣舷而歌之。”显然,布衣秀才用他的才情征服了朝廷大员,成了心心相印的好友。过了一年,徐宗幹丁母忧回里,姜皋前来吊唁,谁知河水夜合,小舟不能往返,姜皋又身患微疴,就在徐家住了十余日。徐宗幹见他“毡笠缁袍卧坐一叶中,药炉茗碗错列床前,手南华一卷,悠然如羲皇上人”,与之剪烛长谈。姜皋以诗集相托,语气中多有不祥之意。回里未久,果作古人。徐宗幹作挽联哭之云:“去年湖畔招游,执手流连襟上酒;昨夜河干送别,托孤郑重腹中诗。”此诚纪实之笔。等他服闋出山,路过姜皋的家,已不胜宿草之感。展拜完毕,向姜皋的长子姜铭恩询问其父的遗稿,得文一卷、诗二卷。即于道中编辑,保存十之三四。到台湾后,虽然日事兵戈,诸务纷繁,但仍校订未遑。到了岁暮稍闲,他便将选好的诗刻行,还抽空写了一篇《映陔堂诗稿序》,他在序中说:“久要不可忘,死友安可负耶!”

徐宗幹还与耕茶符氏有交往,在《耕茶符氏家谱》上,有他为符抡斋八十大寿作诗,又有符若合画像题词,虽然这些题词诗文未见载于他的诗文集,但他与耕茶的渊源甚深,是完全有可能的。徐宗幹身边的侍者中,还有不少如皋人,如旧仆毛贵、杂夫王二等,曾随行至台湾。后来,毛贵病殁于斯,王二溺于海,则葬于台郡外,徐宗幹皆有文字记之,笔尖饱含深情。

徐宗勉,字仲修,号骥人,一号霁吟,小徐宗幹四岁。《徐氏通城支谱》记载他“少颖敏,有堪干”,就在哥哥中进士的那一年,他补科中书人。道光八年,他报捐中书科中书人,居于琉璃井之中只谈风月居”。他性情和易,好交朋友,“英塵挥舞,见者倾倒”,在京二十余年,所

交半天下。《崇川书香录》说他“率皆诚信相孚,始终无间焉”。《曾国藩日记》曾记载在办差封时请他帮忙打通关节一事,并称许“极为妥当”。咸丰二年,徐宗勉中第三甲九十一名进士,钦点即用知县,部奏仍归中书科衙门以同知即选,奉旨派武同收掌,京察一等记名,派“实录馆”校对。次年选授安庆府同知。咸丰四年,他由南河报捐知府。令人可惜的是,未及履任,于咸丰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因病卒于家,时年五十六岁。

徐宗勉与如东的情谊也很是密切。由于去世较早,他的《霁吟漫稿》没有刻行,仅《崇川各家诗抄汇存》录诗四十首,不能窥其生平交游。幸好岔河《汤氏家乘》卷九《艺文》收录了一首如皋进士顾瞻的一首《王凤沼进士、沈雪樵孝廉邀同汤敬亭农部、徐霁吟舍人、刘濯美、黄星岩两孝廉游十刹海,登看花第一楼小酌,时宿雨初晴,池荷半吐,因得四绝句》,让我们得知徐宗勉与汤俊早就相识于京师,比徐宗幹还早。徐宗勉与汤俊的熟悉,在徐宗幹的《寄汤敬亭书》中亦可见一斑,时在福建期间,“累牍难罄,征尘乍拂”之际,他与汤俊还谈到了他的二弟:“仲弟幸博一甲科,仍以原官銜同知,而偏得安庆一缺,命穷困无如何也。”徐宗勉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大家的心。

徐宗勉与朱霖也很熟悉,在朱霖的诗集里,有两首写到他,一首为《徐霁吟宗勉赠山水册子》。徐宗勉不仅善诗,而且是个很出色的书画家,他的作品存世颇多。民国时南通《濠上》杂志曾刊登一幅他的山水条幅,尤无曲为之撰文作记,赞其“古拙苍润,兼而有之”。史书也记载他“工篆隶八分,兼精绘事,山水花卉,各擅神妙,友人得其片楮只字,靡不珍藏篋笥。”故当酷爱收藏的朱霖得到他画的一本秋景山水册页时,当然开心极了。另一首是《借徐霁吟宗勉、黄星岩兆奎、顾霁岩暄、汤莘若伊、家石甫璋步月》。某年的一天,徐宗勉、顾暄、黄兆奎、朱璋、朱霖,还有汤莘若,也就是汤俊的二弟汤伊,他们聚在一起觴咏赏月。不过这次燕集的地点,不在京师,而是在通州或者某京东某个场所。此次雅集,有月,有诗,有酒,还有琴。朱霖、朱霖固是操觚名手,而汤氏、徐氏也是古琴的狂热爱好者。汤俊的女儿即朱霖儿媳汤笄、徐宗幹的季弟徐宗祥皆嗜琴如嗜醇,徐宗幹的《斯未信斋丛书》曾收《范廷佐琴谱》一卷,他的《巫山杂记》中记载了徐宗祥在赴金陵乡试之时于市中购买到一张黄道周所铭的古琴并为之狂喜。那天晚上,月华如水,琴音似风,他们月下欢乐的影子,宛如水潭里曼舞的水草。

说到徐宗祥,与如东的缘分更是非同一般,他还是如东的女婿。徐宗祥娶过两任妻子:一是刘桂龄之女,很早就去世;一是哥哥老师刘彪的女儿,刘彪任安徽凤阳府教授,家学渊源,女儿知书达理。道光十一年秋,徐宗祥携新婚到山东拜访大哥,徐宗幹第一次看到了这位弟媳,刘氏的端庄娴雅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还曾赋诗为记云“弟妇熟经史、工诗律,刘隐南师之次媛也,时偕弟唱和”。那几天,他们以橘皮灯、纸鸢为题相互唱和以娱母,其乐融融。只可惜,刘氏也故世了,仅留下一个女儿。徐宗祥有一妾,名叫福姐,素性悍而无生育。因为他出继叔父,本期承嗣香火,谁知年逾四十,竟然膝下无子,谁看了都很着急,却因福姐而无敢言续娶者。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徐宗幹居家丁母忧,徐宗祥因属于出继,满一年即可服闋,徐宗幹力为主持,聘耕茶场氏女为继室。姜族素为富家,却因同宗不睦,恶言中伤不绝于耳,所以议婚一事谈得非常艰难。徐宗勉自北京回来,也是极力为之经营筹划,多次往返于耕茶、岔河、通州之间。诸人努力,终于把婚事办成,徐宗幹很认真地在他的自订年谱中记下“(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为六弟娶缪氏为继室”。缪氏并没有敢直接娶回来,而是先借居在汤俊岔河的家,等到福姐脾气渐渐好了,才把她接回通州。缪氏极贤淑,谄言皆冰释,与福姐相处得也非常好。徐宗幹终于松了一口气,口舌,说起这段往事时说:“予与仲弟来往其间,亦良苦矣。”没多久,缪氏就生下一子。徐宗幹很开心,戏赠以云:“天下无难事,总有过去时;天下本无事,乃兄自扰之;乃兄虽多事,来年抱侄儿。”徐宗勉在京也寄诗来:“昨夜灯花结凤红,佳音千里寄来鸿。四句得意非非晚,七月添丁喜更同。忠孝溯先明祖德,诗书裕后守家风。明年汤饼新秋节,樽酒蝉联十日中。”徐氏联姻耕茶,里人一时传为美谈。

徐氏三兄弟皆有文名,而徐宗幹与徐宗勉更是广为人知,人称“崇川二徐”。如东旧为如皋的皋东地区,为南通州的属地之一,其西南部与通州接壤。徐氏兄弟在岁里留下的深深履痕,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雨之中,但他们与如东之间交游故事却让人追寻与回味,那份风雅并没有远去。

# 九里桑园访兰英

越明



在中国传统戏曲中,越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情感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其中,以历史故事为背景,描绘男女间深情相爱的“桑园访妻”选段,是越剧中最经典且令人动容的一部分。这一选段,尹桂芳、赵志刚、茅威涛等尹派小生都有过精彩的演绎,她们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卓绝的舞台魅力,让观众对这场悲欢离合充满共鸣。

《桑园访妻》作为传统剧目《何文秀》中的经典折子戏,通过主人公何文秀微服寻妻的曲折经历,展现了爱情中的坚守与智慧,同时以尹派的深厚功底,在戏曲表现手法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剧情围绕何文秀在蒙冤脱险、官至巡按后,乔装改扮探访妻子王兰英的过程展开。剧中通过“行路”“隔窗窥祭”“算命劝慰”三段式叙事,层层递进情感张力。

路遇大姐得音讯,九里桑园访兰英。行过三里桃花渡,走过六里杏花村。七宝凉亭来穿过,九里桑园面前呈。但只见一座桑园多茂盛,眼看人家十数份。那一边竹篱茅舍围得深,莫非就是杨家门。这一段唱,表现了何文秀从路边大姐口中得知王兰英的消息后的兴奋心情,他迫切想看到妻子,行路见景,情随景生。心情是迫切的,又是欣喜的,匆匆赶路,从“三里桃花渡”行至“九里桑园”,沿途地名与景致的诗意化描写,用数字来表现,三里桃花渡、六里杏花村,七宝凉亭、九里桑园,数十份人家,竹篱茅舍,既符合江南地域特色,又以移步换

景的手法烘托其急切又忐忑的心理。待我上把门推,为什么青天白日门关紧。耳听内边无声响,不见娘子枉费心。屋旁还有纸窗在,我隔窗向内看分明。我隔窗,窗内看不见,垫块石头就看得清。当何文秀来到杨家时,看到院子大门紧闭,十分的失落。杨家门为什么紧闭,说明杨家是普通人家,势单力薄,家中都是女子,关门是安全的需要。同时,也从侧面说明王兰英作为一名寡妇(她一直以为何文秀已经去世)的操守,关门可以省去不少是非。因为听不到院中的声响,何文秀看不到王兰英,心中十分焦急,看到一旁有一扇纸窗,但相隔窗向里探望,又因窗纸较高,不得不垫块石头垫脚,这些都是很生活化的动作,演员在舞台上表现得十分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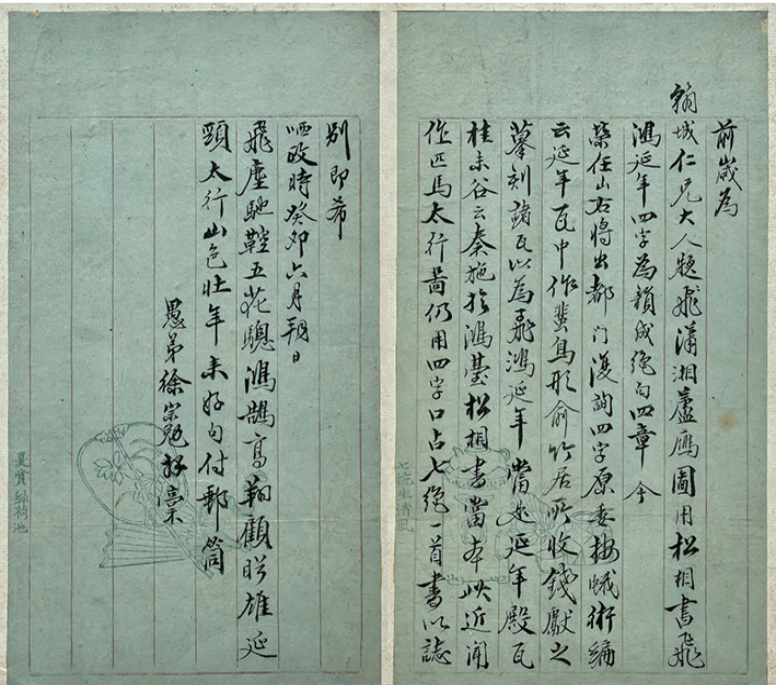


图为越剧演员王君安饰演《何文秀》剧照

更承载着传统伦理价值与戏曲美学的双重表达。剧中何文秀的“微服私访”与王兰英的“守节祭夫”,既符合传统戏曲中“才子佳人”的忠贞范式,又通过何文秀的主动寻访与智斗恶势力的情节,赋予角色现代意义上的抗争精神。这个选段有一点特别之处,那就是它跨过时间界限,与现代观众产生共鸣。这一点可以从许多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反应中看到,他们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并欣赏到这份关于爱、离别与期待的情感体验。这不仅是对越剧自身价值的一个肯定,也是对人类共同情感世界的一个认同。《桑园访妻》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其将个人命运与时代伦理、戏曲传统与表演创新融为一体。无论是尹桂芳“平淡天成,寓雅于俗”的经典诠释,还是赵志刚、茅威涛、王君安等当代艺术家借助科技手段的传播探索(如AI技术助力戏曲普及),都彰显了传统戏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命力。

总的说来,“桑园访妻”的这场戏,不仅展示了越剧本身丰富多彩的情节,更凸显了尹派的才华与魅力。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通过那些老照片、老视频,看见那个时代人们如何用他们有限的条件,用他们质朴的声音去创造这样一种文化遗产的。这出戏不仅是越剧艺术中瑰宝,更是中华文化中“情义”精神的生动注脚。

白饭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啊呀,看起来果然为我做三周年,感谢你娘子情义长。



徐宗勉 诗札